堅瓠集

堅瓠秘集卷之三目錄

堅瓠秘集卷之三

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雁門女子

大有奇書唐開元中有僧游雁門山入一石洞洞中之境愈行而愈不窮僧愛而覓進忘出忘疲見數女子鬖髮飄異尊宸棐袂見僧訝曰汝何人斯髡髮刈鬚作此異狀耶曰我僧也女子曰何謂僧曰僧者佛

之徒也女子曰何謂佛曰佛者西方之聖人女子曰何以昔未之聞曰佛於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女子曰何謂漢曰漢者繼秦之代也女子曰我皆不知曰爾 何皆不知女子曰我秦人也蒙恬築城役及婦人我等避於此啗葛藟皆不死亦自忘其年歲也孰知秦亡而又有所謂漢耶僧辭出後再訪之但見青靄白雲不知洞之所在矣

夢擲全紅

搢紳組成化丙午上海諸弘濟就應天鄉試與同鄉錢狀元福曹御史豹周知州翰董少卿恬韋太守悅同赴試將揭曉夢與諸公會飲錢居首席擲骰舉令限百擲酒十觥得全紅者依數免飲錢九擲得六紅餘皆不出六十擲各以數遞減惟弘濟百擲無全紅例當全飲乃以左手取

魁右手執骰疾呼曰請魁一擲無則甘罰如例衆許之弘濟以骰擲盆六紅宛然夢中喧閧而覺及揭曉鶴灘第九餘名與夢中擲紅之數先後不爽弘濟果中一百一名○改南國賢書惟錢福第九周翰九十二名諸弘濟一百一名董恬一百二名曹豹一百十九名董忱一百二十六名是科華亭王道錢啓宏亦中式惜未入夢

湘潭鬼哭

客總涉筆順沿閒新安程青來葛希倩貿艖至湘潭旅郭外時際秋冬夜不能寐聞遠近若有億萬蛙聲次日詢之土人云此非蛙聲乃鬼聲也驚問其故云崇禎間人民為流賊殺掠無遺至今骨積郊山無人收葬故此鬼哭一二人惻然即鬻天平願如貿獲剩嘗來收燼售其貨得三倍即折一

僧任之於青阜處建義塚六百餘瘞骨得一千八百餘焉又建小菴延僧居之朝夕誦經施食自後鬼無聲矣

尤無常

稽山語怪錄宣德間江西尤和為酆都令左右言諸酆都神殿尤岸然曰吾正欲除之以息愚惑豈反謁禱耶䇿左右入廟畧無睹謁之儀傲睨而返言當毀除明晨方

治事門子忽跌仆坐下尤和顧左右彼卒
死矣舁之去左右曰非卒死此走無常也
爲冥府勾攝入耳尤和怒以爲誑語左右
曰姑俟其起問之可驗尤諾之越二日童
欠伸起尤問之童言向從公歸忽爲冥官
名去遣往江西攝尤睦交牒悉具持之行
至彼覓尤家守門外二日始得入尤開之
睦即其弟也因抑其室廬何似童細述之

即其家也光曰何以二日方入曰其家有獒犬不能遠前後乘間得入耳光思之果有獒犬曰其人何業曰一秀才也其貌爾爾語至是光不覺悚沮知其爲弟因曰今則何如曰隨巳攝歸酆都聞嘗得重辟不可生矣光和大慟急命人詢於家得報睦以是日亡矣和乃入觀懺謝建功表門著文紀事鑴之於石以表異云

酆都

成都縣有酆都山土人云此陰府決判罪人之所其山幽冥不可入唯餘一洞視之喰黑不知底極定昏之際側耳而聽隱隱聞笞撲之聲凜然可畏每年月土人輸納荆條一大束以供笞撲之用前所納者用盡擲置洞口視之必隻星破碎矣冥官云如陽世之刑部唯四方有罪之人來此

聽勸爲善者不入也今人薦親動云閻羅地獄不論父母平日所爲善惡此司馬溫公所言以不肖待其親豈得謂孝乎

東岳祭酒

湖海擭奇長洲市民符某飯心道門受籙壇延生二籙萬歷丙申十八月夢群隸入曰我東岳使者屈公爲某司祭酒命且下先遣某爲通符不知所荅但驚顫而已數日

符生又見一吏卒告舊任官來請出迎一
白髯貴人坐肩輿而來相見揖入坐定言
某久爲東岳祭酒秩滿遷主天曹知公心
平才贍擧以自代幸即赴任毋負天朝之
寵錫也符曰某目不識一字何以作官治
事幸公哀之別選能者貴人曰毋妨吾昔
爲前官擧用亦不識字治事久之豁然通
靈曹司吏典甚多無用勞擾藉公坐鎮雅

裕耳本司文部及一鷹一犬皆以爻付符
問鷹犬何用曰鷹犬以察人善惡日行千
里不可少也符曰吾子幼奈何貴人曰無
妨公欲挈妻子則請尊夫人同行不則宜
中亦多佳配何必戀戀爲兒女之態語畢
命吏卒上叅拜詣家人悉不見良久貴人
皆去符送至門揖遜而別乃泣語其妻君
不久矣居數日沐浴更衣無疾而逝

泰山錄卑

聞見卮言杭士汪周望自言身為泰山錄事能代人查示禍福又驗言鄉民左姓者自言為地府總司諸後言科名之事如來年八月放榜今年八月先從地府起送日地榜各府城隍查其當與薦者上之總司以變天曹至來年正月天榜列示然半載之内不無去取必待人榜然後定也但人

爵可以賄賂而得豈地天兩榜亦可以關
節倖中與

雷部判官

白醉璘言休寧儒士程學聖師事洪某立
心正直中年游神冥府職雷部判官言人
死期不爽不肯與他人言惟與師言之一
日謂師曰冥府重先生將以先生爲閻君
洪笑曰果爾吾便爲之一年後洪忽病僕者

見庭下如官吏立著數員良久叩頭迎乃安違且學聖至謂洪曰賓府開先生僕為之言遂遣使迎先生予謂先生答言再到尚遠也乃召還洪問潘雪松士謙祝石林世祿二孝廉中否學聖云此非吾職然可查也但天榜未定春榜定於先年之十月秋榜定於當年之正月後告洪曰潘公中癸未榜矣祝尚未也雪松果第乙酉十月

洪又命查石林學聖曰丙戌榜無祝名巳丑榜有之然兩榜正在那移蓋平生為善怨有一念之惡神即惡其平生為惡能猛省痛改神即喜其聲故有巳上榜而怨除名者新念不吉也有本無分而怨登第者新念遷善也天家伺察曾無一刻之停吾能知祝公之必第而不能知戊丑之所定也石林至巳丑乃成進士

指關爲姓

關兩故事滿州解梁縣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最猛不可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一夕月甚明啓窓越出閒步園中聞牆東有女子啼哭甚悲兼有老人相向哭聲怪而排牆詢之老者訴云我女已受聘矣而本縣舅爺聞女有色欲娶爲妾我訴之尹反受叱辱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劍

從往縣署殺尹并扯其身而逃至潼關聞關
門圖形捕之甚急伏於水傍掬水洗面自
照其形自水洗後顏巳變色亦不復識認
挺身至關關主詰問隨口指關爲姓後遂
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賣肉其貫
賣止於上午至日午即將所存下懸肆傍
井中衆五百斤大石掩其上任有勢力者
不能動且示人曰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

公到時適巴蕭發竹與其肉而劉德不在肆人指井謂之曰肉有金肩懸此井中汝能舉石乃可得也公舉石輕如彈丸人共駭歎公攜肉而行人莫敢禦張歸聞而異之追及與之角力力相敵莫能解而劉予德賣草鞋適到見二人鬬從而御止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

斗姆救刼

康熙壬申仲冬二日渾堂居駕橋人見綠衣兩人在巷門口坐以爲代役看柵者轉瞬不見咸詫爲奇隨火起橋陌延燒三十餘家至張君當舖屋柱焦損火飛入簷君安合掌稱斗姆號不輟火光照耀之間人見君安屋上有老人策杖巡行火焰隨滅蓋君安奉斗齋多年極其誠敬故斗姆垂救及門而止奉斗之力昭然可信

盗术現相

郡中某翁家素饒裕康熙中以子貴受封爵也貨利享用甚遂倜抱微恙忽有一僧欲入見閽者傳報令之入入亦不揖竟於首席踞坐某色不悅問其來何事云卽汝有恙要化汝銀一千兩作佛家功德某許不悅漫曰銀非土塊一千兩該何容易僧云你道非土塊以我視之直與土塊等耳

汝既不肯拾可命童子取水來待我淨手水至洗手而去臨出語童子云進語爾主取我洗手水照照顏面童子入告其異之取水自照乃一胖大和尚面目再照是冠服軒昂之像更一照之則成乞丐之形矣此僧大顯神通以過去未來現在三世之像一照畢見欲以點化此老惜乎其不悟也葭陽雜識載其姓氏

日飲水

聊軍志汾州有婦人不食但日飲水數杯年近五十而容貌悅澤人問其故因言自幼母病在牀家無兄弟惟日賣菜於市得贏錢數十以供母値歲歉米貴因仰天致禱今日所獲不足以贍二人願天憫我使我飲水不飢盡以所獲供母遂臨井飲水一杯以後遂不思食殆三十年

大同妖婦

湖海搜奇大同一婦分娩後不食不言癡坐井上汲水飲之三日不下百桶而鯨吸不已其夫素病驚躍頓絕里人以爲妖埋之土中僅露其首數日不死遂築墻圍之墻以叉叉不死衆以爲神舁至土地祠拜禱官聞而下之獄兩目睒睒氣息如生官命以薪爇之未幾王和兒戕帥之禍作

麻姑

一統志麻姑麻秋之女也秋為人猛悍築城嚴酷督責工人晝夜不止惟雞鳴乃息姑有息民之心假作雞鳴群雞相效而啼衆工役得以少息父知欲撻之麻姑逃入山中竟得仙而去今望仙橋其迹也

曹翰為豬

見聞實錄宋曹彬為大將下江南不殺一

人殁而為神四子俱領旌鉞孫女為后少子封王曹翰克江州憤其城不下屠之宋幾子孫乞丐者蘇郡劉錫字王受萬曆丁未進士道過江濱遇青衣長面人曰我宋曹翰也生平殘忍罰為猪數世矣明晨又當見殺願公救之劉公早起果見屠夫擒一猪至號聲動地劉買而放之閶門西園人呼曹翰猪即應之

聖殿蜈蚣

國初南城遭兵燹之後郡學前最為荒涼大成殿除春秋二祭外絕不啟門虵虺蝙蝠惡物群聚其中丙戌夏月雷霆繞殿迴旋三日而不下擧眾驚異之啟門遍視見至聖牌版上有物叢叢排列而精光外射細視之乃一大蜈蚣環於牌版之上牌版高五尺蜈蚣環抱周遍其白而叢叢者

係其足也學役中有黠者知雷之盤空旋轉定爲此惡物但下擊牌版必碎怪物有靈性知雷神必畏文宣不敢傷殘其牌版借此以避雷火誅殛耳議以火焚遂獲聖牌倒地蜈蚣離版蜿蜒欲遁俄大雷下震蜈蚣遂糜爛矣衆乃大快扶起聖位掃除惡物因見其腹有逆閹魏忠賢五字乃知諸書此載白起等事未盡誣也

冰柱水山

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民避入冰穴賴以全活者甚衆又萬曆間揚谷居民夜聞河中有聲若衆人呼喊狀意疑是盜於隙中窺之見隱隱有火光明日河中成水山一座亭樹堦級闌干坡境種種具備城中好

事者買舟往觀之躡草屨可涉其巔雖使人力爲之亦不能迅速曲折如此此經月始泮未幾而江陵敗此二事皆前史未之見倘三伏得此銷夏不煩河朔飲矣

火葬

唐龍江夢餘錄火葬起於西域慘毒不仁昔人比於炮烙之刑施之僕隸然且不可況於親乎禮於先廟焚尚須三日哭豈有

燎灼其親之屍而仁人孝子乃能安於心乎東南為仁義禮樂之區文物之盛甲天下而此風流行莫以為怪不能用夏變夷是亦士大夫之恥矣近又有燎其親之屍飲酒至醉拾其殘骨擲之於水謂之水葬有人心者尤不忍聞弘治中郡守曹公鳴岐屬置義塚於六門之外皆方百餘畝而民狃於故習猶自若也吁可恨哉

墻起床中

嗽石間話鳳陽軍生楊祈納粟爲指揮遇踞清與妓覓秋景情好甚篤以三百金納之歸坐卧皆同歡笑無間但慾念一舉卽有一牆起於榻界隔其中兩相摧撼而堅如石屏未嘗一度得合也乃至遷房易榻卜晝卜夜無不皆然祈恨之禱禳無效焉年秋景怏怏以死或云妻爲厭勝云

迎春

立春前一日迎芒神出土牛郡人競觀以舗張美麗爲時和年豐之兆而留心民事者亦號召妓女樂工梨園百戲聲歌雜遝結束鮮明士女傾城往觀歲以爲常觀袁中郎先生迎春歌可見其盛國初亦然自康熙己酉山西郭公四維守吳郡行節儉妓女優伶一切革除惟府縣各官往迎而

已洽孚於今益復參參益清素可以持身而不可以御俗況春爲一歲之首躬迎大典致祠且從事祭是衷風氣象雍維博雅之世當不應爾

韓送石刻

宗忠簡公留守汴京當金人蹂躪之餘百務拮据豈有意營不急者一日於艮岳遺址得定武禊帖石刻即遣力輦至行在中

塗爲韓琳不邀截以去後金昌宗以爲拙
玩甚右軍秀傑之筆照曜天地不惟黨獨
通知賞愛即勲名忠耿之老亦不容屑越
於無沛時也

宦者刻經

漢宦者李巡請於靈帝令蔡邕考定石經
書刻於鴻都門上閹官好學乃過士大夫
如此又紫桃軒載宋光堯手書十三經刻

石今雖殘缺尚在杭州府學大成殿兩廡士人未有過而問焉者經術日衰可歎也

中天中文

紫桃軒雜綴于今升周禮太卜掌三易注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今但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又漢書有中文尚書今但知有今文古文而不知有中文

導引小訣

安老書陳書林司樂市倉部輪差諸君請米受筹張成之爲司農丞同坐時衆與陳一二刻間兩起便溺張曰何頻數若此陳曰天寒自應如是張云某不問冬夏只早晚兩次陳詭之曰有導引之術乎曰然陳曰旦夕當北面叩請荷戶授曰某爲李文定公家婿妻弟少年遇人有所得遂教小

訣臨臥時坐於床垂足解衣閉氣舌柱上
腭目視頂仍提縮穀道以手摩擦兩腎腧
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爲妙擦畢即臥如
是三十年極得力歸禀老人老人行之旬
日云恒覺奇妙每與親舊言之云皆得効

搬運提法

安老書蘇東坡云揚州有武官侍眞者官
於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瘴面色紅膩腰足

輕快初不服藥惟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
向熱摩湧泉穴無數歐公平生不信仙佛
笑人行氣晚年患足瘡一點痛不可忍有
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垂足
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颭為之兩足如氣
毬狀氣極即休氣平復為之日七八得暇
即為乃搬運捷法也又於王定國書云摩
脚心法定國自已行之更請加工不廢每

日飲少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

情慾傷生

髓府積精將愛情慾先斂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彩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薰喉之烟身安輿馳命曰召蹷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

煖外腎

明道雜志洛陽劉几年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清健猶劇飲下素聞其善養生因問之几曰我有房中補導之術欲授予予曰方困小官家惟一婦何地施此見九每一飲酒輒以嗽口雖醉不忘謂此可以無齒疾晡後食少許物輒已先有子婿陳令頗知其術曰煖外腎而已法以兩手掬而煖

之默坐調息至十息兩腎融液如泥淪入腰間此術至妙又救閩雜記同回教門善保養者無他法惟煖外腎使不着寒見南人着夏布袴者甚以為非恐凉傷外腎也云夜臥當以手握之令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飽生眾疾

明道雜志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

老饕此言見人號饕餮皆飲食最年老之想此語未必然其見傲老人皆飲食至少內侍張茂則每食不過糲飯一盞許濃膩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則每勸人必曰寧少食無大飽王龍圖造食物至精細食不盡一盂食包子不過一二枚年八十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為余言食取補氣不飢即已飽生果爽用

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秘監食物尤薄

僅飽郎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監尤喜飲酒

每飲酒輙不食物啖少果實而已循州蘇

侍郎每見其即勸令節食言食少則臟氣

流通而少疾蘇公飲酒不飲藥每與客食

未飽已捨七箸後貶惠州累年近六十康

健無疾蓋得力此也彭曰夜飯少喫口活

至九十九即三更厭腹節所受之意也

陳成生男

博物志陳成初生十女使妻繞井三匝祝曰女爲陰男爲陽女多災男多祥繞井三日果生一男又云婦人妊身三月未滿着婿衣冠平旦繞井三匝映水視影勿反顧必生男

護胎

菽園雜記娠婦人覺有娠男即不宜與接

若不忌主半產蓋女與男接欲動情勝亦必有所輸泄而子宮又開故多致半產獨牝馬受胎後牡者近身則以蹄蹢之謂之護胎易稱牝馬之貞以此所以無半產者人惟多欲而不知忌故往往有之產寶論及婦人科書俱無此論可擴前人所未發矣愚謂不特半產兒多痘毒夭殤皆由於此不可不慎

忍欲

人生有欲莫甚於男女之慾漢高忍𥠖羹之分而不忍割戚姬之愛項羽縱三月之火而猶有垓下之泣況其下此者乎劉元城南遷目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以貽親憂柰何翁以絕欲少疾之語告之元城時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乖崖至無劍自誓甚至以父母影

像懸之帳中者蓋其初未始不出於勉強久乃相忘於自然欲之難遣如此

財色傷人

紫桃軒雜綴世間惟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之言曰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既快嗜欲又得超勝何憚而不爲耶子以天理人情揆之恐無此大便宜事晉儒所不敢信也

御衣塞斷山

紫桃軒雜綴唐遠祖李龍遷梁武時築城於龍洲牛心山死因葬其地後人立祠號李古人廟則天革命時遣人鑿斷其山水變赤色腥穢滌山少亂明皇幸蜀有老人蘇坦迎奏請以御衣一襲於斷處塞之明年兩京剋復肅宗迴鑾夫武氏雖鑿亦李氏婦耳此山葬李必所欲式其得所擁亭

遐壽初雖召垢終祔唐廟孰非此地脈流
慶而奈何狀之觀其寒後安史迷平則是
宜運之數假于牝朝以召豬龍之孽耳無
關李武之興替也

義甲

劉言史樂府詞曰月明如雪金蛇上迸斷
玻瓈義甲聲義甲護指物也或以銀爲之
李義山詩十二學彈箏銀甲未曾卸甲外

有甲謂之曰義樂部有義嘴箇婦人有義髻衣有義領義襴凡物非真而假設之者皆曰義人名假子曰義男義女言其非真子女也項羽之尊義帝亦即此意

舞態

紫桃軒雜綴古歌變爲胡曲既已絕響而舞尤失傳今優人走三方擺陣跌打之類皆其遺意余在中州與土大夫𢩥會見有

戴高竿舞盤獅子牛兒沐猴戲狗之技想古之善舞柘枝鸜鵒亦不踰是又見一女童貼地蛇行驚躍數四備極疾徐之妙與金鼓相應久之忽於尻間出一頭以兩足代手拱揖反覆旋轉首尾渾不可辨花蕊夫人宮詞有兩頭娘子拜夫人之句初不可曉亦莫謂此等若舞態中太平萬歲字當中者耶

龜板膏不可多食

紫桃軒雜綴龜能背火其性難死而易生嘗畜一綠毛者大如當二錢爲孩童所虐巳經僵挺首尾俱出月作枯腊矣戲埋之竹下踰冬歷春至四月大雷雨龜忽蹣跚行草間急發埋處則成空坎是其得土氣伏藏再活也昔潤州一婦性喜服食補劑中用龜板膏餌之垂十年頗强健晚歲忽

患蠱脹厭厭就盡乃謁亭山白飛霞求診視良久曰此瘕也公豈餌龜板膏耶今滿腹皆龜吾藥能逐之其在骨節膚膝中者非吾藥所能下也可速歸治後事與赤丸數粒服之下龜如錢大者升餘得以稍寬不數月仍卒

守龜

古者天子諸侯立國皆有守龜藏之太廟

遡大事則啓而占之故以爲質與下並重太史公作史立龜策傳誠重之也古人且老成人則曰國之蓍蔡今詞家祝壽與鶴並引陸魯望名龜蒙王十朋號龜齡彭龜年字子壽楊龜山名時名字甚多未嘗鄙棄不知何時以龜子目妓之夫配其母之操子詩文絕不敢用忝乏之人取爲詈言之具今太卜之官亦廢國事絕不用龜矣

苗光裔卜

唅嚝集宋太祖將掘池有龜祖孫父子三代化形爲人就卜於司天監苗光裔光裔爲布策成兆曰將有遷徙曰損丁乎曰無妨光裔覺其非人執之乃吐實因奏聞太祖於地穴果得龜數十萬輦送汴水大龜以靈故身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乃復就卜於人豈處利害中者固不能自決耶

瓻經

借書一癡還書一癡癡乃瓻之僞也昔人謂借書還書皆佐以一瓻酒瓻盛酒器也大者一石小者五斗黃山谷致詩胡朝請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鎖魚東坡和陶詩不持兩鴟酒肯借一車書按師古云鴟夷韋囊以盛酒鴟瓻字蓋通用者酒器又有名經者小瓻細頸環口修腹以酒

貽人則云酒一經酒二經有人餉人酒東云五經在門主人誤為東帶出肅之乃五小瓶酒耳李君實飲酒詩有登樓各在傳三雅問字人來揖五經之句

長短工

吳中田家凡久傭於人者謂之長工暫傭於人者謂之短工插蒔時而暫傭者曰忙工三餘贅筆云按六典凡役之輕重功有

長短註以四五六七月爲長功以二三八九月爲中功以正十十一十二月爲短功蓋夏至日長至六十刻冬至日短至四十刻若一等定功則枉棄日刻大約中功以十分爲率長功加一分短功减一分至忙工價幾倍之

神賜布囊

縣東志常州一村媼老而盲家惟一子一

婦婦一日方炊未熟其子呼之田間婦囑姑畢其炊盲無所睹飯成捫器貯之誤貯溺具婦歸不敢言先取其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近臭穢者以水漉之自食良久天忽晝晦其婦暗中若為人攝去俄頃開眼身在近舍林中懷挾中得一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供饔飧明旦視囊中米復充滿貿之以終其身

石鍾

揮麈新談石鍾者大鵬之精也鵬獨運無雌海靜不波之日見影在下以為雌也其精溢出墮土上為土鍾木上為木鍾惟石上為不失本性而佳浸酒服之健陽天順中駙馬都尉趙燁自海外得之可御女百數而精神不衰一少妾患苦之竊以投於池燁痛惜廢食是妾所為乃竭池覓之

不得或教以婦女祖衣投池果月土燿出燿歎曰豈吾之精血强耶果物之能耶取一毫與貧人今往娼家一夕不休以嘗酒醉之乃解後燿卒其物不知存亡或云英國公張懋得之亦畜百變云

枯骨滋榮

葵軒鎖記士人李武錫脊骨間痛不可忍數十年後因改葬其父柩已朽易棺見脊

骨間有大蟲擿去之而武錫春痛頓愈樂桃軒雜綴張仕政精治折傷荊州軍士損脛張飲以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出膏塗之數日而愈後餘年脛忽痛以問張張曰昔由所出骨受冷則痛急尋獲之牀下溫湯洗之置絮中遂愈夫已出之骨猶關痛癢爲其一氣所照無內外之間耳郭璞葬經所云枯骨受潤子姓滋榮洵有然

犬吠所恠

夷堅志臨興縣民程氏世以弋獵為業家頗豐因輸租入郡逢廛市搖小鼓而售戲面具者買六枚以歸分與諸小孫諸孫得之喜戴之群戲堂下程所畜猛犬十數皆常日從獵所用者望見之吠聲狺狺爭趨搏噬救之不退六孫皆死犬吠所怪固當理也亦世獵之報云

梅鹽

琅琊漫抄永嘉閨婦以青梅雕刻脫核鏤以花鳥纖巧可愛以手劈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為梅謂之梅鹽李太白詩云珍盤薦雕梅豈即此梅鹽歟

吸金石

曾應龍間窓括異志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斷處海商

一見以數十金易之曰此眷金石也乘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海魚吞舟

湖海搜奇海南一士言海上一巨魚死乘風浮海而來其高如山莫窮首尾久之肉潰腹中透出一海舟長若千丈濶亦十餘丈高稱之中載胡椒椒得水作火熱魚雖大肉類也中熱腐腹是以死耳此事甚駭

人聽所謂吞舟之魚洵有之矣

雪中芭蕉

王維雪中芭蕉圖或謂其情意寓於物不拘四時僧惠洪行雪裏芭蕉失寒暑之詠以芭蕉非雪中物陸安甫叢殘錄云鄴都督鉉在廣西親見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壞又宋新仲雜記云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乃知前輩雖畫史亦不

苟如此事不目覩不可懸斷其有無也

補服

伍蓉菴漫錄獬豸忠直見人鬭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鸂鶒好食短狐在山澤中則無毒氣故御史服獬豸給舍服鸂鶒義有所取君獸名窮奇則食忠信之人而飽奸邪使御史給舍惡直醜正黨邪庇邪盍製窮奇一襲

臨摹硬黃響搨

唐人崇事法書其治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硬黃曰響搨臨置紙法書之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倣爲之若臨深之臨摹籠紙法書之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嫌紙性終帶暗澁置之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則瑩徹透明儼如魚枕明角纖毫必見響搨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以紙覆

帖上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去書年久縑色沉暗非此不徹也大都施之晉魏諸蹟故極意以取之耳

裝潢

唐百官志秘書省熟紙裝潢匠八人意是今之裱褙匠謂之潢其義未詳胡承之眞珠船云按釋名潢染紙也裝修治也本齊民要術染潢法云潢紙滅白便是不宜太

深深則年久色闇詩謂浸藥汁爲之蓋以避蠹也廣韵潢乎廣切音晃染書也

陳少陽書

祝枝山刻陳少陽書草於鎮江郡尾其書言二事一留李文定而黜汪黄一乞下罪巳之詔亟罪不進兵之將一請勿幸金陵此書上少陽即日被禍而所刻乃其藁草也少陽當時不聞以書名然處呼吸震蕩

并命殉國時而精神如常揮運不偏非臨

産撒手漢豈易辦此而京兆特爲鐫播又

豈徒玩其點畫哉

哥窰

春風堂隨筆宋處州章氏兄弟長曰生一

次曰生二主龍泉之琉田窰生二所陶青

器純粹如美玉爲世所貴即官窰之類生

一所陶者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名哥窰

蒲脯

櫻桃軒雜綴余在中州食蒲笋甚脆美腊之如乾肉行河北道上遇野人驅鹿麗然如馬而無角昔趙高擅秦權設蒲名脯指鹿爲馬而隙除諸言鹿與蒲者人但知指鹿事而不知蒲脯出潘安仁西征賦註

淵明痤酒

李君實先生載江州絕無佳酒官廚排當

則仰建昌之麻姑或遠藉蘇州之三白世乃傳廬山下多淵明漉酒有發而飲之者香美不可言余以為淵明至貧得酒輒醉安所得餘瀝而藏之耶當是道術好奇士特為此以寓其戲而世妄以為淵明耳

淡飯

倪正父云黃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至深切余嘗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

喫三口第一知飯之正味第二思衣食之從來第三思農夫之艱苦此則五觀中已借其義每食用此為法極為簡易其教子弟必先飯而後用菜亦垂本之意也○余友周永洲先生必延為余子姪蒙師亦每食先淡喫三口第一碗飯必素食添飯則用葷館於余家者十有九年並未更易

芥結瓢法

翰山日記瓢初生時研碎芥辣以筆畫之其處不長儼如刻成此細頸者用之欲令長柄者屈曲切開藤根啟巴荳肉一粒在内兩三日後其葉盡瘠瓢柄亦柔軟隨意挽結作巧以線縛定取出巴荳隨即甦活遂成結瓢此長柄者用之或將瓢子種傍雞冠兩邊去皮合繫一塊待長切斷瓢根令托雞冠結瓢紅色謂之仙瓢

乳田

今齋食者以佛經許食乳石故以乳餅石首魚不知石乃藥石之石或云石耳孔乃乳田所種非吳中牛酪所成嘉定聞其子中在廣中見韶陽屬邑民爭乳田問之曰村民掘地爲窖以粳米粉遍鋪之雜草罨其上用糞壤擁之候雨過氣出發之米粉皆化成白蛹蠐螬狀取蛹搗汁和粳米粉

慕成乳餅所謂甘美佛經所食此乳也

蔬圃

玉堂閒話載廣東新會縣蜆岡以南瀕海人有蔬園乃浚水中積沙而成者或爲大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爲人所隱在百里外蓋其事也

百舌

百舌一名光風生劉賓國爾雅翼似灰翟

今謂之顦頂貳師伐宛將種歸中國西京雜記樂游苑中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皆一名懷風時或謂之光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長安中有苜蓿園北人極重此味既老則以飼馬唐廣文歎有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闌干橫斜貌言既老而食之不已為可歎也漢貴武則以飼馬唐賤文則以養士一物足以觀世矣

蜂蝶評

李君實先生有蜂蝶評蜂諠而擾蝶靜而逸蜂掠花膚澤而戕花最痛蝶深花魂神而與花相忘蝶者花之密契蜂者花之蟊賊蝶去來翩翩歘無蹤跡蜂營窟宅擁徒眾所嗾幾何務為橫積過資人割截而已矧又毒尾肆螫甘作人間孽虫乎蓋蝶仙趣所攝而蜂則貪嗔癡具備之一物也